

## 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醉醒石 第七回 失燕翼作法於貪 墮箕裘不肖惟後

貪淫作法已先涼，燕翼何堪鮮義方。 狗狗貪名惟好逕，蠅蠅學詔只循牆。  
從來悖人終須出，自古荒淫必惹亡。  
道是像賢還得笑，羨他五桂日芬芳。

《左傳》云：「愛子教以義方，弗納於邪。」教子是第一件事，蓋子孫之賢否，不惟關自一生之休戚，還關祖宗之榮辱。這所係甚重，可以不用心教誨麼？俗語道：「愛在心裡，狠在面皮。」除了虎狼，那得無父子之情。但一味愛惜，與他吃，與他穿，養得肥頭胖臉，著錦穿綾，且是好看，卻是一個行屍坐肉。愚蠢受人輕玩，軟弱受人欺凌，已是為祖宗之玷。還有強暴的剛狠惹禍，狂蕩的放縱破家。只是為父母沒見識，沒教養。愚蠢的，不能開發他，使他明白；軟弱的，不能振作他，使他決斷；強暴的，不能裁抑他，使他寬和；狂蕩的，不能節制他，使他謹飭。這叫隨材器使，因病與藥，縱不能化庸碌為賢哲，還可進駑下為中材。但這教法，在古人有胎教。這理極是，卻難行，獨是父嚴母慈，還責在父親身上。

家有嚴君，斯多賢子。肯構肯堂，流譽奕世。

父之教子，有身教。身教是把身子作個榜樣，與兒子看。自己事父母孝，承顏養志，沒個不盡心竭力；待弟兄友，同心急難，沒個不篤愛致敬。夫妻和，相敬如賓，絕無反目；朋友信，切磋砥礪，久要不忘。至於一做臣子，便忘身殉國，不顧身家。至做人正直，卻不是傲狠；做人謙厚，卻不是卑諂；處家節儉，不是鄙吝；處家備整，不是奢侈。大智若愚，大巧若拙，也不為世所輕，也不為世所忌。子孫肯像賢者，做去自沒有過差。還有言教。言教是把言語去化誨他，指引他。道理不明白的，為他剖發；世故不通曉的，為他指點。有好事好人，教他學樣；有不好事不好人，叫他鑒戒。不憚再三，勤勤勉勵。

以身作典型，訓誨復不惜。賢愚轉移間，木借繩而直。

若是自己既不肯作好人，說好話。那子弟中，能不假教誨，蓋怨乾蟲的，有幾個來？這也只落得家破名滅，為人所笑。明時，中州有個縉紳，姓呂。自己是個孝廉，做人待勝我的極是小心，待以下的極其倨傲。要人錢不顧體面，到鑽營也肯用幾分，因兩句書，得一個舉人。做舉人便把書撇腦後，只是吃酒好色。人有好田地，百計圖謀他的來。人有好婦女，用心要令他到手。百姓怕他如蛇，連上官怕他如蠍。到四十餘歲，料道登不第來，就去謀選。還用了千金，討得一個儀真知縣。一到任，鄉紳舉監生員來見，滿面春風。送禮只回盤盒；征錢糧，兌頭火耗，准准只加一五。問詞訟，原被干證，個個一兩三。買食用，一兩也給三四錢，還要領他一載。給錢糧，十兩定除一二兩，何妨預借一年。拿著強盜，是他生意到了。今日扳一個，明日扳一個，得錢就鬆。遇訪土豪，是他詐錢樁兒，這邊拿一個，那邊拿一個，有物便歇。奉承鄉紳，聽他說人情，替他追債負，不顧百姓遭殃。搪抹生儒，要他頌德政，要他留朝覲，總只黎民出血。待衙官，非重禮不與差委，非重贖不與批詞，個個都為掙子。待吏胥，曾打合便多承行，善緝訪即多差使，人人盡是用神。上司貪的與錢，不貪的便尋分上。考語上常是以瑕作瑜，考察混得便朦朧，難混便極鑽營，每次捉生替死。

共歎天無眼，群驚地少皮。狼貪兼虎暴，全邑受災危。

至於考較生儒，是件正務。一等頭，鄉紳子弟；一等尾，自己錢神。這些吃葷飯送節禮的，布在又一等，把些孤寒有才的都剩下。到童生案首決進的，又得個名，決要三百。三十名內，可望府取，定要三十兩。稟進學，稟科舉，都是得錢。真是鄉紳口是心非，士民積怨深怒。八差地方，似這樣做官，是一日安不得身的。但奈他鑽刺不過，憑著這說不省道不省毒心，更有那打不怕罵不怕皮臉，三七分錢，三分結識人，七分收入己，上台禮儀不缺，京中書帕不少。混了五年，也在科道中，尋個送他千兩作靠山。又去吏部中用他幾百兩，尋頭分上，也得個部屬。

金多響重，財旺升官。排門入闕，只是能鑽。

在部冷坐了幾時，用了個分上，謀得個九江抽分。關門上，已養了許多包攬的光棍。又有這些白役巡攔，已是夠了。他又差出家人緝訪長江大船，重載報稅，他都要起貨盤驗，刁難他，掙他倍稅，若到搜出夾帶，好歹十倍，還要問罪。把貨白送與他，還不夠。弄得大商個個稱冤，小賈人人叫屈。

牟利及錐刀，搜求不惜勞。誰憐負販者，辛苦涉驚濤。

長江風水大，他要留難詐錢。把這大船千百鍊住，阻在關口。每遇風狂，彼此相撞。曾一日淹住客船，忽然大風錨纜都管不住，至於相撞碎船，死者數百餘，只為他貪利詐錢。至於客商，不惟不能圖利，抑且身命不保，他也全不在心。但人部道他不禍於身，必禍於子孫。一年任滿，也得銀十餘萬。自倚著肯奉承人，有錢捨得錢，再捱兩年，可以捱個知府，是黃蓋了。不期公道難昧。離任時，也畢竟尋幾個游花百姓，脫靴挽留。那無辜受害的，自嫉之如仇。離任時，也畢竟尋幾個歪老秀才，立碑建祠。那高才受仰的，自恨之刺骨。鄉紳說分上，與他八刀，一時也像相厚。到後來事過人去，也就不肯奉承，以非作是。

彌縫有時露，穢跡無不彰。名實每相副，貪人響怎長。

所以士紳把他穢狀，做笑柄，以資笑談；小民把他惡跡，編歌謠，彼此傳唱，不免傳入人耳朵裡。下次大計，他到八九日，也差人送禮與守巡撫按、本府刑廳，要他蓋護。只本縣下首知縣，恨他工食得頭除，預放兩年；錢糧要火耗，預征幾限。遠年已征未解，盡行抓去；各項預備無礙，盡行拿回。還又將庫中要解錢糧拿了，把些紙贖抵補，還補不來。竟是與他白做半年，還措不夠，所以惱了。他送禮，也收他的，有書求照管，也應他。卻將他用事書吏，時時送訪，也揭出他平日贓私。臨大計也從公出個事實。升任的人，不在面前，終久情面少。他平日夾人、打人、監人，詐錢貪酷，是並行的。如今只用一個貪字，也是上台人情了。大察照例，也得個為民。

家資共山高，民怨似山積。一點謝蒼生，猶恨不誅殛。

聞報時，恰又謀得個好差。也說沒我前任，不沒我見任。但這話是說得行不得的，只得收拾回家。可恨是帶不得這頂烏紗，穿不得這領圓領，稱京官、見上司、吃鄉飲，只好家中納悶。後房妾多，生下五個兒子，道是五鳳，大的叫做鳳珠，二的叫做鳳翼，三的叫鳳趾，四的叫鳳翎，五的叫鳳毛。他又自己解嘲道：「我有這五個兒子，做烏龜忘八的也有，做官做吏的也有。我如今一人分與他二三萬兩，使他各人造所大房子，前園後池。我老人家帶了些歌童清客，五日一轉，輪流供給，儘可以樂餘生，做個陸賈了。」有那相愛的親友道：「你是該快樂的了。但這五個賢郎，該請名師良友，叫他潛心讀書，以取上第。」群妾們也有勸的。

堂上雖朱紫，膝前猶布衣。好因焚刺力，萬里試鵬飛。

他仰天大笑道：「讀甚麼書，讀甚麼書！只要有銀子，憑著我的銀子，三百兩就買個秀才，四百是個監生，三千是個舉人，一萬是個進士。如今那個考官，不賣秀才，不聽分上？監生是直頭輸錢的了，鄉試大主考要賣，房考用作內簾是巡按，這分上也要五百。定入內外簾是方伯，無恥的也索千金。明把賣舉人做公道事。到後邊外面流言得凶，御史將房官更調，他兩下又自行打換，再沒個不賣的，只要有錢。起初用了三千，又是一萬得了出身。拼得個軟膝蓋諂人跪人，裝了硬臉皮打人罵人，便就抓得錢來。上邊手鬆些，分些與上司，自然不管我。下邊手鬆些，留些與下役，自然尋來與我。

打開幸路，跳入名場。當今之時，只有孔方。

「到那時，一本十來倍利。拿到家中，買田置產畜妾，樂他半生，這便是肖子，讀甚麼書！若要靠這兩句書，這枝筆，包你老

死頭白。你看從來有才的畢竟奇窮，清官定是無後。讀甚麼書，做甚清官！」家中還沽名，一個經學，一個鄉學。經學先生在館裡，學生在煙場賭場裡。鄉學先生在館裡，學生在奶娘房裡。大的次的年紀大些，趁著自己做京官，一半銀子，一半分上，也進了個學。到科舉時，正考有優劣的，不敢惹他，遺才出去不取得。直到大收，一人用了八十金，去鑽房考，買題目關節。曉得兒子來不得，尋擬題，要先生改，要兒子記，圖個撞著。那大兒子知機，曉得記也不曾記得，撞也料撞不著。自用了六七兩銀子，自向供給所去進場，點進頭門，自有人招接。進去高臥一日，兩個半夜。也有粥飯粉湯，還有題目紙，饅頭果餅。監軍相隨，三場喜得完名全節。二郎不識嗅，進了三門，落了號。記出文字來等題目，不期不對。他道題目差，文章是，也寫了兩篇。到後來記的忘了，沒得寫，只得歇手，弄個牆上先揭曉。害這房考，在裡面尋個頭昏，還去別房搜不得。鴻飛正冥冥，弋人何所覓。到場後，買主賴他關節不靈。賣主說他誤事，沒科舉哄我。一個查不出硃墨卷，一個明是貼出，難說個不誤事。雖賴得些，也費了四五千金。

敲剝聚脂膏，浪把科名覷。原從空中來，自向巧中去。

到底大郎識嗅，道：「父親原不叫我讀書。道三千舉人，一萬進士。如今做不來，只揀省些的做做，一千七百，弄個中書罷。」呂主事道：「這是沒擇錢的生意。還是舉人，本錢多些，後來弄個知縣通判，所得還大。」大郎道：「這使不得。要到下科，還要捱個歲考。你又費錢，我又吃力。若說中書費重，便四百兩納個儒士，弄個簡較，就是有司。有錢的只是中書，還有體面。你若不依我，定要買舉人，你買成了，到臨時只不進去考，你自折銀子。」拗不過，只得納中書。喜得改換頭角，在繙紳中走了。第二個仍前乾科舉。怕他來不得，用了二百兩，買編號書吏，聯號，七個同號。每篇百金，中出再謝。還又用錢與膳錄書手，加意膳，用錢派在關節房官房內。不知遇了個撞太歲，拿個假關節來，竟撮了幾十兩去。場中不中，早已破費千金。呂主事氣得緊，將來把做廢物。他也巴不得丟手，且喜書上笨，盤算上清，且自去放債經營去了。

封侯自有骨，田舍人可為。何若事毛錐，嘗添淪落悲。

喜得第三個兒子，是他愛妾所生，小時極聰明，生得秀雅。他自不肯把書去苦他。倒是其妾上緊要他讀書，厚供先生叫作文字。到十四五歲，也寫得兩句出，先生盛稱是個奇才大物。涂得篇文字，湊了個銅錢，也早早進了學。他就侍才做物，見刻文不直便義，見先輩便道腐物滯物。季考堂考，他拿定魁解之才，自然前列，不須人力。那父親母親放下心下，暗裡為他請托。取得個前列，就認做自己的，越發誇大。從此不從先生了，只是結社。這社中夙弊，只是互相標榜。有那深心的，明怪他狂，卻肥拱景他。他又認真刊了兩篇胡說文字作贊，厚禮去求某老先生某老名公作序。每日披巾玉結，大轎高蓋，氈包俊僕，跟擁拜客，送禮請酒。結交名士，都是厚往薄來，勉強親熱。

結交須黃金，金盡名乃起。還愁輕薄兒，以我作玩具。

家中見他交遊多，又大言不慚，認做有才。有時不來襯副，自然失利。

他卻大罵瞎眼主司，全不自愧。家裡要替他買廩，他道：「就中了，要廩做甚麼！以我之材，決不至打破鼓田地。」父親不相信，用了百金，弄個科舉第二。他道這我分所當得，還暗裡埋怨父親，錯使了銀子。

一片狂奴態，其中未必有。大言不懼人，顏甲十重厚。

到將進場，他道兩個哥哥每次折銀數千，我不要你買舉人，只拿幾千與我供出場嫖資。父親也與他千金，還自己隨他到省。道官辦圓領不經穿，自己的他不屑穿，在家尋了一套京屯，一套懷素備用。又帶了許多尺頭、犀玉、杯、銀器玩物，備送座師外，幾百銀子聽用。到省頭場出來，對父親道：「穩穩還你一個解元。」三場喜得苟完，就帶了清客陪堂，尋些變童美妓，自去頑耍去了。揭曉這夜，呂主事與幾個陪堂，痛飲徹夜，開門待報。他也在妓家，吃通宵待報。家裡有人知他家是歷科弄手腳的，都先來報。有恨他家的，故意以報為名，將他窗戶什物打碎。及榜掛出，並沒大名。

富貴雖有命，功名也仗才。君家固譴劣，豈易上金台。

在妓家，把主試大罵。父親邀他回去不去。道：「無顏歸故國，只有銀子可留幾千，我暫在外邊解悶。」呂主事只得將原帶銀兩盡行與他。他卻在外邊求名妓，落賭場。銀兩用盡，便寫票轉借。九折五分錢都不論，借來隨手用完。呂主事與其妾計議，急與他成親，要收攏他。不知習與性成，竟收不住了。第四個兒子，是呂主事做官時生的。看見銀子容易，看慣驕侈，讀書不曾有成，單學得些搖擺。每日飲食，只圖個豐盛，也不論錢。穿衣服只要新，也不論價。父親見前邊三個兒子都不能成功，意思要他讀書。他道：「三個哥哥都不讀書，偏要我讀書。」特為他請先生，供給先生，落得讀書。他只不去，還要捉先生陪遊山吃酒。那先生也是有人心的，覺得虛糜他館穀，心甚不安。請他來講書作文，他便發話道：「吃我家飯，收我家束脩罷了，苦苦來逼人做甚？」父親來查功課，先生遮掩不來，也只說令郎是個堂堂乎張也，只習外貌，不甚留心書上。他知道了，竟絕了先生供給，餓了兩日。先生也竟就辭了館去。

醴酒已不設，穆生安可留。所惜不學兒，襟裾而馬牛。

他的癖是在房屋衣飾上。他每日興工動作，起廳造樓，開池築山。弄了幾時，高台小樹，曲徑幽蹊，也齊整了。一個不合意，從新又拆又造，沒個寧日。況有了廳樓，就要廳樓的妝點；書房，書房的妝點；園亭，園亭的妝點。桌椅屏風，大小高低，各處成樣。金漆黑漆，湘竹大理，各自成色。還有字畫玩器、花瓶鼎爐、盆景花竹，都任人脫騙，要妝個風流文雅公子。起初呂主事也要把園亭池沼，恰悅老景，也來指點幫襯他。到見用銀子，也覺心疼。要他收手，已收不住了。原是好嚼的，喜得不自吃，好請客。卻也不是正客，是些狎客之流，卻也每日烹宰。還又徵歌選伎，做起梨園服色來。在席看了，也眼熱，思量下場。奈是人兒矮小，面孔搜。妝旦丑，妝生不風月，妝外不冠冕，妝淨不魁偉，只有丑相宜些。況且從來丑沒甚大曲子，他這喉嚨，還可捱去。他就硬記五七，也記有一二出。弋陽腔「駐雲飛」，極是好唱好聽，他就做個招商店酒保，眾陪堂幫襯。喜得這副面皮，不扮也就是，拜跪也活脫，這段是他一生長技了。家中每做戲，這一出他定是要做的。一日正在那廂妝這醜態，不期父親到來，遠遠見了，甚是大惱，到場上大罵。他不慌不忙，呆看這花面道：「老爺講的，拚得個軟膝蓋跪人諂人。今日試演一試演，想你們這些做官的，在堂上面孔還花似我，門背後膝蓋軟似我。逢場作戲，當甚麼真？」呂主事作色要打，他竟是一溜風走了。

頑妻劣子，無法可治。悔是從前，訓海欠是。這個光景，已如斯了。

那第五個賢郎，自小生來癡懵，除了覓梨討棗，也自聰明。只讀《百家姓》，一句讀了一日。到大來真叫其笨如驢，一毫世故不曉。在人前，一句話說不出。見人行禮，定要家人指撥。與人吃酒行令，只是認罰而已。偏娶得一個極風流標緻娘子，會識會算，能寫能詩。撞著這撥不動泥塊頭，甚是懊惱。況且蠢俗逼人，開口惹厭，動口惹惱。枕席之間，也沒一毫情趣。所以起初昏昏悶悶，也只是怨。到後面見這呆物可以欺瞞，可以鉗制。這呆物好酒，嘗要他吃個酩酊，人事不知。也好色，偷丫頭，纏小廝。故意丟兩個丫頭小廝與他，自己另尋風月。家主既蠢，家事自不能料理，全靠內人。內人既自己有隱病，威令難行。田產租息，付之奴僕，也只有日損了。

貪婪得長享，世無此天理。不教有賢子，世無此人理。

不到五七年，這做中書的，在京中遵父親的教，只是奉承人，拿錢去結識人。在本府做個斂分子的頭，在裡邊忙忙的出知單、管置酒、管做軸、送下程、送賀禮體禮。自己分子，那裡躲得一分？只落得日日在緒紳中吃酒作揖，還又去營鑽史館辦事，實錄纂修，都是銀子做來。家私也費去一半。因要借欵差闖一闖，討一江西差，行至九江，風狂舟壞，死於水中。

風急長江白晝昏，波狂無復布帆存。

騎鯨一往悲難返，下報當年久滯魂。

第二個兒子，聽了父親這句話，只要有錢，不捨吃，不捨穿，不捨用。

把家人逼去做田莊，凡是少租欠債，一忽不饒。又用了幾個不好家人，在莊子上收留些無籍之徒，做些沒本錢生意。二公子也

貪小便宜，收他些月錢管他。到事發，這家人怕搜出來，都寄頓在主家。那二公子還只道這為民的主事，還有聲勢，可以遮蓋得事來，竟收了。想道，這乾脫不命出，這孔藏歸我。不期到官一打一招，供在他家。知縣就是儀真科舉不取的秀才，他只按法。做了窩囤，二公子已不得出監門了。

為盜托冠裳，滿囊可無患。為盜恃攫奪，罪戾何可免。

呂主事雖說是個鄉紳，為民的不便見官。拿錢央人，當不得縣尊作主，這個兒子雖生猶死了。第三個著了迷，在嫖賭中走不出。嫖還猶可，一日不過去兩數，就打差也還有限。到那賭，劉毅一擲百萬，是頃刻間可以破家的。他賭到高興，沒錢他把田產來出注。一注幾畝，一注幾間，可也輸個盡絕。還又因在這裡用?了功夫，書不曾讀，到歲考竟奉還了。呂主事不好讀書，所以連讀書子弟，也不讀書。

朱弦久不操，手澀若在棘。為學不日新，何以免一點。

第四公子，園池亭樹，已整齊了，只是箱籠日空了。古玩器物日增了，手底極乾了。學成這副奴顏婢膝，不做官也沒處用。喜得門前這些清客，沒光景也不上門，拆拽的人少。卻也有個看房子吃不得，有古玩看不得光景。

誰雲災土木，還作一身災。容膝亦已足，高巍何為哉。

到第五個公子，癡蠢不曉讀書，不曉營家。又不曉談琴著棋，遊山玩水，以消白晝。娘子自要活動，放他一路。酒不離口，色不離身。人是金石形骸，也要消壞，竟成弱症身亡，年少無子。

持螯暗藏身，倚翠樂年光。血肉能幾何，日經雙斧戕。

當日呂主事，倚著挖得這許多百姓商賈的腦髓。家下有五個兒子，真叫無官一身輕，有子萬事足。只為自己貪財克剝，寡廉鮮恥，做個好樣子，又不肯教他讀書習上。黃山谷道：「士人三日不讀書，則面目可憎，語言無味。」蓋人家子弟，讀得兩句書，便明道理知應對，在人前也不俗。就是少年，把書拘束他收拾他身心，不至胡思妄作，入非禮之場。所以人家教子第一件，教子令他讀書是第一件。不叫他讀書，只替他鑽營，增他怠惰之心，惹出身家之禍，尤是不可。呂主事自己既無好樣子，兒子又不叫讀書，所以當日倚著有錢有子，要似陸賈邀游五子之間。不料這五子，或是身亡，或是家破。到處只見淒涼，那得快活。未嘗不怨天下肯佑他光景，不知都是自己不是。

既鮮積德，又無遠謀。人之不減，天乎何尤。

所以古人道：「黃金滿籬，不如教子一經。」貧窮無以自立，只有讀書守分，可以立身，富厚子弟，習於驕奢，易至愚蕩。只有讀書循理，可以保家。得來錢財有道，能教子孫，是個順取順守，可以久長。得來錢財無道，能教子孫，是個逆取順守，還可不失。若只逞一己貪婪暴戾，又有不肖子孫相繼，未有不敗者也。